

困學紀聞

十六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雜識

浚儀王應麟伯厚

南豐政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慶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今於盤洲所集隸圖見之

曹操夫人與楊彪夫人書送房子官綿百斤古文苑誤為官錦而注者妄解按魏都賦綿纊房子晉陽秋有司奏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水經注房子城西出白土可用濯綿

善惡以熟言若孟子仁在乎熟漢五行志季氏之惡已熟是也

四十八

紀聞卷之二十

早

佛者曰成實論行惡見樂為惡未熟至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為善未熟至其善熟自見受樂其言善惡之熟亦名言也

仁宗摹太宗御書大相國寺額於石即寺為殿而藏之御飛白名曰寶奎殿紹興庚辰宏辭以寶奎殿太宗皇帝御書贊命題唐說齋中選但云慶曆二載而不紀月日以實錄考之乃二年正月辛未也蘇子美作寶奎殿頌周益公題其後云上宰宗工更為辭章者謂呂夷簡作記章得象題額之類實錄云命夷簡撰記而說齋謂煥乎堯章親加紀述亦誤

舊制麻三道以上雙宣學士分撰元豐末鄧潤甫為學士一夕鎖麻二十二通靖康元年麻六道權直院莫儔獨宿

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衛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

太一宮四立月祝文舊用定本紹定二年十二月始命學士院撰述

親王初除有布政榜首云應某軍管內尾云榜某軍仍散下管內謂所領節鎮也前輩制集皆可攷淳熙十六年皇子封嘉王布政榜乃云嘉州管內蓋草制者失之開禧元年皇子封榮王榜威武軍合舊典矣蓋節鉞初除以勅書示諭本鎮亦唐朝隃領之制也若封王或以國如周魯或以州如充雍之類未嘗有所領之國咸淳二年余草福王制院吏欲以布政榜下福州余引故事榜所領兩鎮

四十七

紀聞卷二十一

二

年

陳自明紹熙初宏辭已入等同試者摘周五射記用襄尺字以為犯濮王諱讓音慶元四年從臣薦之謂襄字雖同音熈名不當避乃賜同進士出身徐子儀嘉定中試宏辭甘石巫咸三家星圖序引周禮箬人巫咸本注巫當為箬非殷巫咸主司黜之而薦于朝不數年入館掌制

易觀初六注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羨湯邦彥字朝羨本此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魏傅嘏字蘭石本淮南子蘭生而芳

朱文公門人晏淵石生而堅唐皇甫湜字持正本詩湜其弟音綬晉有晏清

西王母山海經云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穆天子傳注云虎齒蓬髮

漢天文志天曜而見景星注曜一精明也集韻云晴字

易緯是類謀曰民衣霧主吸霜間可倚杵於何藏河圖挺佐輔

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千歲之後天可倚杵楊文公詩有倚杵碧天之句

士冠禮眉壽萬年古文眉作麋博古圖雖公緘鼎銘用乞麋壽

萬年無疆

集韻吳人謂赤子曰狃豸音鴉牙雜記注嬰猶鷺彌也孟子音

義倪謂繫倪小兒也

周禮鮪人注鮪魚字以魚名為字亦奇語也

石鼓文帛魚鱗鱗又云有鱗有鯽即白魚也

春秋正義手五指之名曰巨指儀禮大射孟食指左傳將指儀禮大射

注無名指孟小指儀禮云李指

先開卷一一

三

不

館閣書目蠶書一卷南唐秦處度撰以九州蠶事獨兗州為最

按蠶書見秦少游淮海後集少游子湛字處度以為南唐人

誤矣

水母目蝦見郭景純江賦藥城詩云去住由人真水母簞瓢粗

足亦山雌

殷芸小說蔡司徒說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中三間瓦屋士

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東坡詩自甘郊屋老三間簡齋詩士

龍同此屋三間又云士衡去國三間屋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張文潛謂波稜自坡陵國

來

呂成公曰秦多良醫醫緩醫和皆秦人尸子亦云醫均者秦之

良醫

巫彭作醫春秋岐伯祖世之師曰僦貸季素問上古醫曰苗父說苑

黃石圯老教授福州聞李葵李柎林之奇為眾推服即走其家

備禮延致呂太史祭林宗丞少穎文所謂二李伯仲蓋葵之

子柎樗也葵字龍明子柎字里居之良若方若陸旁郡之士

若胡若劉方德順陸亦顏胡原仲劉致中

齊齋倪公三戒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憂慮

呂成公謂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李猷護陳東之喪黃子游賙歐陽徹之葬皆義烈士也李明人

黃亦寓居烏志吾鄉人物者宜特書之以厲澆俗

淳祐丙午衢士柴望上丙丁龜鑑其表云今來古往治日少而

四十五

紀聞卷二十一

曰

下

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誡

張鷟自號浮休子李白有贈參寥子詩張芸叟僧道潛復以自

號

近世記錄多誤無垢心傳錄以王叔文之黨陸質為陸贄贄即

非贄也

磨衲集王公庭秀作于紹興壬子攷其論議以鄭介夫為妄言

陳少陽為鼓變是熙豐之法度非元祐之紛更謂黨人子孫

為謬賞謂蘇黃文章為末藝甚者擬程子之學於墨釋氏而

以易傳為謝楊刪潤成書其反理詭道甚矣詆趙張二相尤力

蓋自紹聖以來姦儉茂惡家以荆舒為師人以章蔡為賢邪

說詖行沈酣入骨髓更中天之禍蕭艾不孳士習孰見聞至

紹興間邪說猶肆行筆之簡牘不耻也是故人心不正其害烈於洪水猛獸吁風俗移人可畏哉

發漢陵者樊崇董卓也發唐陵者溫韜也惡復誅臻天道昭昭矣

成湯周公皆坐以待旦康王晚朝宣王晏起則關雎作諷姜后請愆况朝而受業為士之職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引詩云夙夜匪懈言士之孝引詩云夙興夜寐諶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叔向所以戒也三晨晏起一朝科頭管幼安所以懼也在家常早起杜子美所謂質朴古人風者也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朱子之詔童蒙也觀起之蚤晏知家之興廢呂子之訓門人也起不待鳴雞陸務觀示兒之詩也雞鳴率家人同起不可早晏無常葉少蘊與子之書也雞鳴而起決擇於善利之間為舜而已矣

晉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比齊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善方技李密母患積年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醫方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子母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唐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祕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甄權以母病與弟立言究習方書王燾母有疾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李逢吉父頗有錮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亦窮其術程子曰事親者不可不知

康節邵子之先世家于燕父伊川丈人間道奔本朝舍世祿為

窶士乃絕口不言

伯温子溥自礼部郎使燕道涿州良鄉拜墓洪業寺石刻蓋統和十年伯温高大父

所建統和十年歲在壬辰本朝淳化三年也至宣和六年壬辰適百二十年伯温記其異今按宣和六年乃甲辰非壬辰也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

溥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富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

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

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

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

千萬再散與貧

史記正義七略云司馬遷撰

利者夫子所罕言又曰如不

可求從吾所好太史公著論以素王名而言求富之術豈以

家貧無財賂有激而云如貨殖傳之意歟然何足以為妙論

先聖冕服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冕九旒服九章熙寧八

年國子監言唐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內出王者衮冕之

服以衣之宜用天子之制禮院議依官品衣服今用九旒崇

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

禮記於禮之變皆曰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士之有

誅自此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陞始也魯婦人之

髻而弔也自敗於臺始也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

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下殤用

棺衣自史佚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
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疆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
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
公始也官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左氏傳始用
六佾晉於是始墨始厚葬始用殉魯於是乎始鑿魏絳於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始用人於亳杜魯於是始尚羔亦記禮之
始變也孔子惡始作俑者始之不謹末流不勝其敝劉懋撰
器物造作之始為物祖劉孝孫房德懋集經史為事始馮鑑
始未繪標事原高承然所載乃事物之始不足以垂訓戒司
馬文上公言唐始令妃主葬日皆以鼓吹非令典不足法蘇

四九十一 紀開卷二十一

文忠公言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民患也國史
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皆得謹始之義

周易集林雜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陰為雨得陽不雨其文發
變得坎為雨得離不雨哭化為坎先風後雨坎化為巽先雨
後風

江揔詩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元城劉公歲晚閒居或問先
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遣乎
陳正獻公疏曰懲羹者必吹於壑傷桃者或戒於李楚辭惜誦
云懲熱羹而吹整北夢瑣言唐明宗不豫馮道入問曰寢膳
之間宜思調衛指果實曰如食棗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尹和靜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曰譬如此寺

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朱文公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為學須專心致志先儒於鐘聲之入耳體察如此

東坡策別均戶口曰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按晉書地理志民口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蓋周之盛也

世見帝王紀

吳仁傑鹽石新論取潛夫論洗金以鹽攻玉以石

土牛之法以歲之幹色為首支色為身納音色為腹以立春日幹色為角耳尾支色為脛納音色為蹄景祐元牛以上年經四篇頌天下丁度為序

紀開卷二十一

黃石公記云黃石鎮星之精也黃者鎮星色也石者星質也東坡以圯上老人為隱君子

成都石經孟蜀所刻於唐高祖太宗之諱皆缺畫范魯公相本朝其誠子姪詩曰堯舜理曰深泉薄冰猶不忘唐也

劉夢得曰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撥蜂而知父子之可間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東坡辯策問奏劄引之而改撥蜂一句云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

鼂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者嘗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慈湖先生謂真文忠公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公莫知所謂先生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

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

張文潛寓陳雜詩言頗平原事誤以盧杞為元相國

李長吉有春歸昌谷詩張文潛春游昌谷訪長吉故居云惆悵

錦囊生遺居無復處

在河南福昌縣三鄉東

唐六典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

戲魏文有五槌之鍛後漢華佗傳云五禽

詩釋文草木疏云葑蕪菁也郭璞云今菘菜也案江南有葑江

北有蔓菁相似而異張文潛詩蕪菁至南皆變菘菘美在上

根不食蠶簪玉筍不可見使我每食思故國

司空表聖題東漢傳後有取於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

此表聖所以自處也

九月六日

九

仁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李

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

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

而安性皆要言也

荀悅申鑒曰觀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

驚緩則滯馴則安許渾詩遯跡驅雞吏

司馬公時至獨樂園危坐讀書堂嘗云草妨步則雞之木礙冠

則芟之其他任其自然相與同生天地間亦各欲遂其生耳

張文潛庭草詩云人生群動中一氣本不殊柰何欲自私害

彼安其軀亦此意也觀此則見周子窻前草不除之意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

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民不可與慮始商鞅之變法也百姓何足與議董卓之遷都之
咈百姓以從己欲其效可睹矣

後魏溫子升閭闔門上梁祝文云惟王建國配彼太微大君有

命高門啓扉良辰是簡枚卜無違彫梁乃架綺翼斯飛八龍

杳杳九重巍巍居宸納祐就日垂衣一人有慶四海爰歸此

上梁文之始也兕即偉猶言兕即蕙
攻媿嘗辯之

真文忠公曰仁義足以包寬嚴而寬嚴不足以盡仁義

傅玄席銘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

曰居其安無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冠銘

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懼則安敬則正被銘曰被雖溫

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己無薄於人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

之慈即孟東野寸草報春之意

蘇子由記杉謂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陳同甫之

言梅也亦然

漢桓永壽二年戶一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至晉武太康

元年平吳戶止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隋文開皇中戶

八百七十萬至唐高祖武德初戶止二百餘萬高宗永徽初

戶僅及三百八十萬玄宗天寶末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

百九至肅宗乾元三年戶止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

四兵禍之慘如此

劉夢得何卜賦云同涉于川其時在風沁者之吉沂者之凶
藝于野其時在澤伊種之利乃程之厄東坡詩耕田欲雨刈
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本此意

隋煬帝謂蕭后曰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后長城公謂
陳後主沈后者後主之沈后也通鑑釋文以沈音沉謂沉酒
之后誤矣

曾取字彥和為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
博士曾服等解蓋誤以故為服

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張華之稱陸機雲也平齊之利唯在於爾
周高祖之諭李德林也機雲於河橋之役與王師為敵其不
忠大矣德林願以死奉揚堅復以所以事齊者事周矣二國

紀開卷二十

何利焉是以持國必崇名節持身必守行誼

錄異傳曰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數千人遭飢荒羅鼎
作粥春秋書尹氏譏世卿然能與周同盛衰者亦有家法維
持之也近世紀輿地者謂尹吉甫蜀人為作清風堂其謬妄
甚矣物則秉彝之詩吉甫庶幾知道者而不能察掇蜂之讒
能知而不能行也

王羲之傳論師宜懸帳之奇以衛恒四體書序攷之懸帳乃梁
鵠書非師宜官書也

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宋玉曰鳥有鳳而魚有鯤莊子音義
崔譔云鵬音鳳

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說文通釋以為王巾

封禪七十二家管夷吾所記者十有二孟獻子友五人孟子所忘者三記誦之學勿強其所不知

集古錄李陽冰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慕容儼鎮鄆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以前已有之

唐子西採藤曲魯人酒薄邯鄲圍西河渡橋南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集古錄漢袁良碑云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冊

天下既定還宅扶樂歐陽公云蓋不知為何人也愚按高祖紀

三年漢王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

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

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

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

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此即轅生也

轅與袁同

漢華山廟碑武帝立宮曰集靈殿曰存僊門曰望僊歐陽公云

集靈宮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按漢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太

華山在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公偶未之攷耳

容齋五筆石尤風引陳子昂戴叔倫司空文明詩意其為打頭

逆風也李義山詩作石郵朱風斯石郵楊文公詩亦作郵石郵風

慈

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為己曰君子儒為人曰小人儒

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

不存而人禽別焉慄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已有耻

謂之士否則何以異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古者重長幼之序齒幼位卑而名韋楊二君李翱所以戒朱載言也後生不稱前輩字劉元城所以稱馬永卿也

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逆儔之無天甚矣柳芳論氏族曰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按風俗通乙當作卜

明州開元二十六年置汜于唐末凡五亂寶應元年袁晁陷明州一也貞元十四年明州將栗鏗殺其刺史盧雲以反二也乾符四年王郢陷明州三也中和元年鄮賊鍾季文陷明州四也景福元年明州將黃晟自稱刺史五也

紀開卷二十

十三

成

通鑑浙西節度使裴瓌敗王郢在乾符四年閏二月紀乃謂三年七月當從通鑑瓌字挺秀見世系表

孟子曰舜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

范文正公謂劉禹錫柳宗元呂溫數人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傳稱叔文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梧俱文珍輩又絕韋臯私請欲斬劉闢其意非忠乎臯銜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唐書蕪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韓退之欲作唐一經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

淮南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文子云學常樞淮南誤說

樞

唐百官志守宮令席壽三年氈壽五年褥壽七年

語本考

北齊擇盧思道之詩得八首人稱八米盧郎或謂米當為采徐
錯云八米以稻喻之若言十稻之中得八粒米也

燕丹子荆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

四三王六五霸

三二曜六五
緯皆本於此

陸機傳云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君苗未
知氏姓攷之雲集有與平原書云前登城門意有懷作登臺
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聊復成前意始知其為崔君苗
也

文心雕龍云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煩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今

紀開卷二

紀開卷二

十四

觀士龍與兄書曰往日論文先辭而後情尚繁而不取悅澤
兄文章高遠絕異然猶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此為病
耳若復令小省恐其妙欲不見雲今意視文乃好清省欲無
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車永茂安外甥石季甫見使為鄆令便道之職茂安與陸士龍

書曰老人及姊自聞此問不能復食姊晝夜號泣舉家慘感

昨全伯始有一將來是句章人具說此縣既有短狐之疾又

有沙蠅玉篇蠅穴害人聞此消息倍益憂慮是下可具示土

地之宜企望來報士龍答書曰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

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

巨海往往無涯記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

物惟錯不可稱名過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
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鍾成雲下鍾成雨既浸既
潤隨時代序官無連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
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其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牧既
畢嚴霜墮而薰葭萎林鳥祭而罽羅設因民所欲順時遊獵
結罝繞岡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
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渴海浦隔截曲隈隨
潮進退采螾捕魚鱸鮪赤尾鯧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鯁鮓炙
制鯁鯪烝石首臠鯊鰲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螾
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
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
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
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
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
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
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
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婦上下當爲
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茂安又答曰於母前伏讀三周舉
家大小豁然忘愁足下此書足爲典誥雖山海經異物志二
京三都殆不復過也恐有其言能無其事耳愚謂士龍之書
筆勢縱放真奇作也可以補四明郡乘之闕遺故詳著之
荀子曰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

儒也荀卿之譏毀過矣然因其言可以見子夏門人之氣象
秦之破楚也王翦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之滅秦也陳涉起
於蘄大澤中同此地也出爾反爾天道昭昭矣

東坡觀棊詩誰與棊者墨君堂記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
皆用檀弓文法

論語迅雷風烈必變錯綜成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本於此
非始於吉日辰良

徐仲車謂尊官重祿人之所好也安肯曰吾不才吾辱其位甚
者亡人之國危人之天下不顧也鄭縻可謂知其量矣後村
詩謂未必未三能跋扈祇因鄭五欠經綸朱温之篡崔柳諸
人之罪也於鄭縻何議焉

四五五

先開卷二十

十六

寧宗閣名曰寶章至和二年五臺山真容院太宗御書閣已曰
寶章矣

水經注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

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方城在葉縣郡國

曰方城楚邑也楚在接輿並耕沮溺荷條丈人一葉縣有長城
賢卒於楚國聖人晚年眷眷於楚有以也胡明仲曰沮溺耦
耕之地史謂祭也

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矣以多為或不求甚

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儵以五千卷

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為詩

廟堂二字見漢徐樂傳云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梅福

傳云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劉向九歎云始結言於廟

堂王逸注言人君為政舉事必告宗廟議於明堂

皆謂人君今以為宰

相誤矣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荆公誌葛源亦終篇用也字蓋本於易之雜卦韓文公銘張徹亦然

東坡鍾子翼哀詞以四言間七言學荀子成相

詩伐檀毛氏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此天下之至文也本於此

南豐詩稱昌黎之文云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

周恭叔跋秦璽文曰嗚呼斯乎是嘗去詩書以愚百姓者乎是嘗聽趙高以立胡亥者乎是嘗殺公子扶蘇與蒙恬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安恣睢者乎使其璽不得傳者斯人也

紀周卷二一

十七

而其刻畫吾忍觀之哉李微之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于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隋謂之神璽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受寶之禮始于元符再行于嘉定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製之其後凡嗣位則更製乾興元年仁宗即位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至神哲徽皆製是寶嘉定十四年京東河北節制使賈涉繳進皇帝恭膺天下之寶及元年三年御

命之寶及元符三年御府寶圖一冊鎮江都統翟朝宗以至
檢來上其文若合符契又得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於是
禮官奏受寶之禮獻之宗廟明年正月朔旦御大慶殿受寶

奉安天章閣元符三年玉璽蓋徽宗即位所製

璽也而更為寶璽也而更為檢古者太史奉諱惡豈有是哉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摠
制之咸淳末德祐初賣降恐後者多武人也其後文臣亦賣
降矣

後漢應劭有漢官鹵簿圖漢官儀鹵簿篇晉有鹵簿圖鹵簿儀齊有鹵

簿儀陳有鹵簿圖唐有大駕鹵簿一卷王象畫鹵簿圖景德

二年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天聖六年宋綬上鹵簿記十卷

紀聞卷二十

十八

于本

景祐五年綬取舊編益新制上鹵簿圖記十卷政和七年詔
改修宣和元年書成三十三卷飾以丹采益詳備矣

趙安仁作戴斗懷柔錄王晦叔作戴斗奉使錄戴斗謂北方爾雅

北戴斗極為空桐

擊壤周處風土記云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寸其形如履

古童兒所戲之器非土壤也

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十四步以手中壤擊

之中者為上

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

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憲廉鮮
耻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寤寐無為澤陂之詩所以刺也

劉之道輝上李肅之納拜書曰古之君子一語默而禮義明一施設而風俗厚如釋之進王生之韉而漢世重名如裴度當李愬之謁而蔡人知禮

晁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為法

天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第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巧言為辯文子為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偽字也

庾信哀江南賦章蔓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迎鐘赤章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

亡文苑英華作慢支藝文類聚作曼友皆誤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鼂子止昭德讀書志攷之東京記朱雀門外天街東第六春明坊宋宣獻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門前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養素園多閱佛書起密嚴堂

呂氏春秋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注云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云羨玉按紀年云桀伐

岷山得二女曰琬曰瑛斷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瑛

非注

新序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蓋謂有道之士漢京房傳道人亦謂有道之人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為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太霄經以尹喜為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按漢郊祀志注漢宮閣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穆王平王事不可攷

道書有赤明上皇無極永壽之號後周甄鸞著笑道論曰古先帝土立年無號至漢武帝始建元後王因之上皇之號可笑

之深

隋志又有延康龍漢開皇

紀聞卷二一

二一

林靈素作神霄籙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傳崧卿

曾幾移疾不行

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為女真者當時以為金戎猾夏之匪

傅弈排釋氏謂中國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宋景文作李蔚傳贊亦云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然則釋氏用老莊之說也非老莊與釋氏合也朱文公謂佛家竊老子好處道家竊佛家不好處愚嘗觀姚崇誡子孫曰道士本以玄北為宗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為業斯言當矣致堂謂經論科儀依倣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攷諸姚崇之言則非始於光庭也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誤以北辰為北斗蓋近世依

為之

鶴山云旁行敷落之教旁行見漢西域傳敷落見度人經

漢罽賓傳塞種分散顏師古注即所謂釋種按增一阿含經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石林葉氏云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稱僧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唐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湮酪可汗常與共國

說齋謂老莊之學盛於魏晉以及五胡之亂而道釋之徒皆自

胡人崇尚遂盛於中國釋氏至姚興而盛道誠齋謂伊川之

名開卷二一

北一

作

戎被疑以祭君子已憂其戎漢之君志荒而妖夢是踐吾民始夷乎言祝乎首以為好此五胡耶律之先驅也朱黼曰三代以上不過曰天而止春秋以來一變而為諸侯之盟詛再變而為燕秦之僂怪三變而為文景之黃老四變而為巫蠱五變而為災祥六變而為符讖人心泛然無所底止而後西方異說乘其虛而誘惑之

晉語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注詩云西方之人謂周也愚謂西方之書蓋周志之類列子仲尼篇西方之人有聖者李知幾謂意其說佛也皇王大紀論曰當周昭王時西方有傑戎窮幻駕空說通曆云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唐六典注謂釋迦生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二說不同

王簡棲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注云魯莊七年夜
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隆
地即行七步按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正
義曰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春杜氏以長歷校之知辛卯
是四月五日也以是攷之夜明星不見乃二月五日非四月
八日也蓋陋儒之佞佛者傳會為此說

潘水云梵書有修多羅識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識書其來遠矣
梁觀國有議蘇文五卷駁其羽翼異端者或問地獄之事於真
文忠公公曰天道至仁必無慘酷之刑神理至公必無賄賂
之獄

李壽翁曰性命之理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易盡之矣曷為求
之它

通典唐有符祆正謂之視流內

祆呼煙切胡神也

永嘉張淳忠甫曰今之仕皆非古之道是以雖貧而不顧祿問
其說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皆古
所無也

道家云真人之心若珠在淵衆人之心若瓢在水真文忠云此
心當如明鏡止水不可如槁木死灰

東魏檄梁曰毒螫滿懷妄敷戎業躁競盈胷謬以清淨可謂切
中其膏育矣誠齋詩云梵王豈是無甘露不為君王致蜜來
曾景建云此身已屬侯丞相誰辨金錢贖帝歸

唐有代宗即世宗也本朝有真宗即玄宗也皆因避諱而為此

號祥符中以聖祖名改玄武爲真武玄拐爲真拐崇文總目
謂太玄經曰太真經若迎真奉真崇真之類在祠宮者非一
其末也目女冠爲女真遂爲亂華之兆

張文潛云嘗讀宣律師傳有一天人說周穆王時佛至中國與
列子所載西極化人之事略同不知寓言耶抑實事也愚謂
此釋氏剽竊列子之言非實事也

垂老抱佛脚孟東野讀經詩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神耀得道非有師傳出八師子經佛在舍衛
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來詣佛所質疑曰佛所事者何
師佛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

惟佛與佛
出法華經

紀聞卷二十

十三

福

放翁載長蘆宗贖師頌云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還家塔寺空

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真風三武謂魏太武周武帝
唐武宗也愚嘗觀山谷開先院修造記曰夫沙門法者不住
資生行乞取足日中受供林下託宿故趙州以斷薪續禪牀
宴坐三十年藥山以三篋繞腹一日不作則不食今也毀中
民十家之產而成一屋奪農夫十口之飯而飯一僧不已泰
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千數百是以有會昌之籍
沒窮土木之妖龍蛇虎豹之區化爲金碧是以有廣明之際
蕩山谷之言至矣宗贖以浮屠氏而能爲此言其墨名而儒
行者與

儒之教以萬法爲實釋之教以萬法爲空

北齊文宣敕道士剃髮為沙門徽宗令沙門冠簪為德士其相
反如此

世說王丞相導拜揚州因過胡人前彈指云蘭闍蘭闍

此即蘭若也

後周武帝廢佛道教其子天元復之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其
子太宗復之天元不足論也太宗亦為之何哉

西山先生題楊文公所書遺教經曰學佛者不繇持戒而欲至
定慧亦猶吾儒舍離經辨志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
性與天道之妙跋普門品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
問樂山禪師曰如何是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
問此何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
風吹船飄落鬼國也蔡山可謂善啓發人矣以此推之則知

四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十四

利欲熾然即是火坑貪愛沉溺便為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
池一念瞋言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怖畏如械
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自犇讀是經者作
如是觀則知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

錢文季維摩菴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為己
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為己責是詰之
罪人也

鄧志宏曰丹霞禦寒則燒木佛德山說法則徹塑像禪教之判
其來已久余謂浮屠氏之有識者猶不以是為事而學校乃
以土木為先吾儒之道其然乎

通鑑考異云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參大

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亭
野邑是也

杭州南亭記武宗去
山臺野邑四萬所

困學紀聞卷之二十

孫厚孫寧孫校正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困學紀聞〔宋〕王應麟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726-2

I. 困… II. 王… III. 筆記—中國—宋代—選集
IV. Z429.4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063316號

ISBN 7-5013-2726-2



9 787501 327263 >

書名 困學紀聞(全十六冊)
著者 〔宋〕王應麟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〇九

版次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726-2 / K·1060

定價 三四九〇圓

